傷害無價 鐵漢也有柔情

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
許瑛珺修復促進者

加害人阿文與被害人小艾為國中同班同學¹，兩人是無話不說的異性好友。一日兩人在學校嬉戲時，阿文以開玩笑方式不斷伸手觸摸騷擾，即使小艾出言制止，阿文仍未停止，甚至伸手進入小艾的衣服內。小艾覺得阿文太過分，用力拍掉阿文的手後，直接跑回教室，接著一整天都不理阿文。小艾很生氣，但回家又不敢對父親說，最後實在忍不住了，才跟班上另一位閨密好友說了此事，閨密好友認為此事應該要讓導師知道，便於第二天向導師報告。導師找小艾來詢問事件發生經過後，通報了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，此事件同時進入司法程序。

法官審理此案件時，認為可嘗試進行修復式司法，遂鼓勵兩造父親申請修復式司法。兩造父親認為應給法官面子，勉為其難填具申請單。雖然地檢署修復式司法承辦觀護人於填單申請時，分別向兩造父親說明修復式司法之意義與精神，但兩造父親的記憶仍是修復促進者主要來調解雙方的和解金。

修復促進者在瞭解案情與進行初步規劃後，先聯絡加害人的父親，約定家訪的時間。阿文的父親一見到促進者就開始述說阿文從小學就如何不學好、不認真上學還會翹家，身為父親的人得不斷幫他收爛攤子，他已經累了。說到激動處就兩手一攤：我管不動了，還是交給法官來管……父親說了將近30分鐘，阿文不發一語，眼中含著淚光一直看著不斷數落他的父親。

¹108.6.19總統令修正公布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9條第1項規定，「少年法院依少年調查官調查之結果，認為情節輕微，以不付審理為適當者，得為不付審理之裁定，並為下列處分：一、告誡。二、交付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嚴加管教。三、轉介福利、教養機構、醫療機構、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為適當之輔導。」同條第3項規定，「少年法院為第一項裁定前，得斟酌情形，經少年、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及被害人之同意，轉介適當機關、機構、團體或個人進行修復，或使少年為下列各款事項：一、向被害人道歉。二、立悔過書。三、對被害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。」

促進者結束與父親談話後，請阿文陪同離開家門，一起走一小段路。在路上，阿文提到父母在小學三年級離異，之後父親再娶，同父異母的弟弟出生後，他的存在就不再重要，因為他也做不到讓父親滿意。奶奶才是真心關心他的人，與奶奶同住是小學期間最美好的時光，但近兩年奶奶因身體不好住進養老院，他又變成孤單一人。小艾是他很好的朋友，他真的只是跟她玩，因為小艾生氣了，他才發現自己闖禍了。透過朋友傳話，小艾的父親曾是黑道大哥，要跟他索取鉅額賠償金，讓他很害怕。父親最近更是吃不下、睡不好，又得請假陪他上法院，也是動不動就罵他，他覺得他要拖垮這個家了。促進者鼓勵阿文善用法院提供免費的心理治療資源，與諮商心理師討論如何有效因應當前的困境。

結束阿文的家訪後，促進者與受害人的父親聯絡，小艾的父親希望能約在麥當勞見面。碰面後，小艾的父親不發一語，在一旁觀看促進者與小艾的互動。之後促進者轉向詢問父親受到的影響，父親開始描述他一收到學校的通知，氣到如何去找阿文算帳，之後看到阿文的父親袒護自己的孩子，阿文的母親也在一旁幫腔又更氣了。父親接著說前妻在小艾很小的時候堅持離去，自己是如何辛苦地養大的小艾，這樣辛苦養大的女兒豈是可以隨便污辱的？！父親小心翼翼地說出鉅額賠償金額，他擔心別人以為他在「賣女兒」，但他認為女兒受到的污辱值得這個價錢，並徵詢促進者的看法。促進者同理父親內心的矛盾，並表明每個孩子都是父母心底無價的寶貝，任何傷害都無法以價錢來衡量。促進者鼓勵父親在修復式對話會議說出他的想法與要求。

修復會議當天，兩位父親帶著兩名子女前來。促進者分別介紹兩位父親及其共同之處：如何辛苦地在沒有配偶的協助下，養育兩名青少年。阿文透過諮商心理師的協助，能真心地道歉，並能說出此事件可能對小艾的影響，確實同理了小艾的處境。因著阿文的同理表達，小艾緩緩說出此事件對自己的情緒與人際關係的影響，亦擴大阿文對此事件帶來影響的認識。阿文不斷地表達當初只是因為好玩，沒想到會帶來這麼大的傷害，阿文的父親接著對小艾及其父親表達歉意，亦不斷自責自己未盡到管教之責，阿文當場淚流不止。

接著小艾的父親說：「我之前是有在混的，我也被關過，19歲才洗手不幹……要不是你未成年，你現在幹這個事我早就把你……。」聽來句句威脅，阿文嚇得停止流淚，阿文的父親瞪大眼睛。促進者在小艾的父親說完後，轉譯其語意為：「因著過去的經歷，小艾的父親願意給同樣沒有母親的阿文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，然若阿文不知悔改，下次就是法庭上見了。」小艾的父親聽完促進者的話後，打開話匣子，諄諄告誡阿文「歹路不可行」，阿文及其父親頻頻點頭。最後雙方握手言和，小艾及其父親開心離開，鉅額賠償金額自始至終未曾從小艾的父親口中說出。

撰 稿 人 小 語

父親們的強悍，很多來自於想要掩飾內心失敗的感受。協助子女看到父親「言」「行」不一，有助於為破碎的親子關係搭起支架。

阿文的父親希望透過打罵可以讓阿文回頭，卻適得其反。促進者看到阿文父親的無力感，並協助阿文看到父親的抱怨起源於無助，而無助主要來自於想要幫兒子解決當前問題，卻遭遇很多無法克服的難題。阿文也因此看到父親對他的事付出了什麼代價，因此更認真地尋求諮商心理師的協助。透過看到父親責罵背後真正的情緒與對兒子的情感，阿文似乎更貼近父親了。

小艾父親因循傳統喬事情習慣，想要為自己及女兒掙回一口氣；卻在看到阿文的父母同時出現時，加深自己的挫折感，憤恨難消。鉅額賠償金是象徵，代表父親最終能保護女兒的尊嚴。促進者尊重父親的價值觀，但適時在對話過程中，喚起小艾父親內心底的溫柔，進而展現對同是天涯淪落人（阿文的父親）的義氣。此義氣幫助了阿文及其父親，阿文及其父親的道歉及感恩則回饋並滋養了小艾及其父親的尊嚴，鉅額賠償金自然就沒有存在的必要。

傷害一旦造成，每談判一次賠償價碼彷彿在受害人及其關係人的尊嚴上砍一刀。因此若能時時謹記維護其尊嚴或自尊，鐵漢也能展現內心底的柔情。